# 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九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十二卷　舊抄本

宋馮山撰　原三十卷今佚十八卷

二馮先生文集序曰父子傳受古難其兼有聞於前後莫之嗣作者窮矣故父作子述中庸以侈周家之盛而唐史臣傳李德裕亦首表而出之曰元和宰相吉甫之子夫君臣之道貴於

纘承者如此而況斯文乎韓昌黎一世儒宗毫端所向變化莫測而得手應心之妙已不能授其子他可知也司馬談之有遷劉向之有歆班彪之有固父子相承照耀一世若可尚矣然三家之子類皆不善用其身君子或慊焉豈文章公器造物者靳之而不畀人以其全耶獨吾宋三蘇先生之出掩千古而奪之氣其文辭渾浩如長江大河沛然莫禦非斷港支流之可望而其名節峻峙又如泰山喬岳岩岩層霄之閒使人聳瞻而不敢議父作子述之懿必如是而後

可以無愧也彼三家者溟涬然下風矣哉晉慈
馮公允南以文名于時其子澥承之益大以肆
今觀其父子之作敷腴典重不費追琢自合法
度非有本者疇克尔里人周君銳閲之契於心
乃鋟諸木俾悳固序其首辭不獲命則以其素
所感者書焉嘉定乙亥中秋日梧谿散人何悳
固叔堅序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十二卷 舊抄本

宋馮山撰

故祠部郎中贈太師安岳馮公諱山字允南文

集三十卷太師有子諱澥官尚書左丞贈資政
殿學士字長源文集四十五卷太師卒於紹聖
元年左丞薨於紹興十年遠者百二十有九年
而近者亦八十年矣而比歲文集始行於世又
未有序之者珠玉藏於山淵其氣終不可得而
埋蝕斯文也夫豈有久晦而不彰者乎然士之
遭辰則有幸有不幸太師公在熙豐閒不能苟
合於新法辟臺官不就天下高之元祐以來用
范醇夫薦始立朝爲郎而公卒矣時有幸不幸
而斯道也斯文也不與焉左丞年二十三登元

豐二年第名聲籍甚元祐執政以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科薦之進策與論人交稱焉後不果試
教授成都蔡元長待之甚厚及以序送京亦不
苟徇也太師卒奔喪京師三年而皇妣卒公嘗
自述其寢經七年中窮居闔守等事嗚呼非學
而能之乎元符上書論及宮禁述所見耳初非
有意於希世取爵祿也其後主國論者自以私
意進退人才而公遂進用自郎而卿旣乞補外
又以奉常召俄上疏乞罷湟州及西蠻之役以
靖患息民公始得罪矣其謫詞曰頃上書疏半

爲邪言久懷異心下比流俗遽有羈縻之請實爲捐弃之謀以嗣武爲劣師以昭功爲往失動搖國是疑惑新民可送部與遠小監當尋責永州別駕道州安置三年而自玉局召爲吏部郎明年丞相張天覺罷政公坐附麗又送吏部爲虔化丞在外將十年然後知夔州復直龍圖閣靖康即位年六十有七矣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俄長諫院而女貞已圍太原矣故曰時有幸不幸也公老而遂實逢時之不幸斯道也斯文也言之抑何艱哉道與時汚隆文與時高下公

則心知之故于潼川先生楊祐甫之卒也哭之
慟而銘之甚哀公與楊公皆太師公之所作成
也其言曰某與祐甫游垂五十年自少皆承先
訓以文學忠義相期既而先後得科第中年各
欲以所學少見於世而愚不適時自取大戾祐
甫雖廢而安處鄉里然疾病窘困不能出門戶
而某流放楚粵江湖之遠追惟終始互成嘆笑
今祐甫卒含悲茹憤言發涕零以吾二人平生
契義之私它人所不得與且所不能知者祐甫
晚與成都鄭少世上有脫落今之鋟木者大瀘周氏

子銳也可謂好事也已其邑人景君佐仕于吾州爲周氏子請敘其篇端以余粗知言云嘉定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簡池劉光祖序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五十卷 明正統刊本 何義門校宋

宋曾鞏撰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慓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爾中閒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

後生輩鋒出先生汨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
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
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自填委古紙肆
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
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
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
家予時爲尙書郎掌待制吏部一月得盡觀始
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
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弊
不可誣也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哀錄之者余

因書其篇首云宋元豐八年季春三月朔日中

書舍人王震序

僕嘗讀舍人王公所著南豐先生文集序嘉其

有波濤烟雲三軍朝氣之語足以摹寫斯文之

妙及觀紫陽夫子序公家譜甚恨世之知公者

淺而後未敢以前言爲可喜也公先世亦魯人

常欲抽瓣香修桑梓敬而未能大德壬寅春假

守是邦旣拜公墓又獲展拜祠下摩挲石刻知

爲魁柄千峰陳公名筆至品藻曾蘇二公文則

獨以金精玉良許曾文之正信乎曾文定之文

價至陳文定而後論定也公餘進學宮諸生訪
舊本詢前邑令黃斗齋嘗銹諸梓後以兵燹夫
以先生文獻之邦而文竟無傳守鳥得辭其責
迺致書雲仍留耕公得所刻善本亟捐俸倡僚
屬及寓公士友協力鳩工摹而新之踰年而後
成其用心亦勤矣後必有汲汲於它不務者憫
其勤而壽其傳斯無負雪樓先生品題云大德
甲辰良月東平丁思敬拜手書于卷尾
鄉日跋　正統丁卯
姜洪重刊序　正統十二年

何氏手跋曰傳是樓宋本序文闕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字何桝邱云南豐續稿外集南渡後散軼無傳開禧間建昌郡守趙汝礪始得其書於先生族孫雜鈌誤頗多乃與郡丞陳東合續稿外集校定而刪其僞者因舊題定爲四十卷繕寫以傳元季又亡于兵火國初惟類稿藏于秘閣士大夫鮮得見之永樂初李文毅公爲庶吉士讀書秘閣日記數篇休沐日輒錄之今書坊所刻南豐文粹十卷是也正統中毘陵趙司業琦始得類藁全書以畀宜興令鄒旦刻之然

字多譌舛讀者病焉成化中南豐令楊參文取
宜興本重刻于其縣踵譌承謬無能是正太學
生趙𨩲訪得舊本悉力讐校而未能盡善予取
文粹文鑑諸書參校乃稍可讀文鑑載雜識二
首并書魏鄭公傳後類稿無之意必續稿所載
也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五十卷附錄一卷 明成化刊本

宋曾鞏撰

朱子年譜序

後序

丁思敬後序

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 明刊本

宋梅堯臣撰

歐陽修序 慶歷六年

余被命來守宛陵視事之翌日有客謂余曰郡學請鏤版印書公留意否乎乃問其目曰梅聖俞詩集自遭兵火殘編斷簡靡有全者幸郡教官有善本余樂聞而應之曰昔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屛前抱兒伏於戶下參

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强宗抱兒
當戶欲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余殿
此邦之初學官諸生以學校爲言今客又以毋
俞梅公詩集爲言客其吾之任棠也與毋俞公
以詩聞於當世寔此邦之前哲客其欲余先序
序之敎而借梅文以爲論余因淺陋雖不足以
發揚幽光敢不率行或庶幾乎如漢陽之治也
乃命學官董其事鋟版旣成請序於余予豈敢
辭毋俞公之詩簡古純粹華而不綺淸而不癯
涵泳於仁義之流出入於詩書之府而其工歐

陽文忠公已序於集首此不復道姑敘鏤版之由云爾紹興十年上元日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汪伯彥後序

楊士奇跋 正德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十六卷 舊抄本

宋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上柱國范陽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賜紫金魚袋祖無擇撰

後附祖氏源流龍學始末 無擇曾孫行撰

右祖龍學家集十六卷典雅蘊籍我國朝太平之文獻也苗裔有居合肥者貧不給饘粥能保此版不妄予人獨欣然以歸其學其志可嘉尚已然版之脫亡二十有九不能爲完書雖得別本將亡羨財弗克治故書甫目僅存其名國體懷茲久矣于是謄校刊補卷秩始備庶幾以傳可遠亦先哲之志云紹定己丑十月旣望郡文學趙國體敬識於卷末

王魏公集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王安禮撰

太史范公文集五十五卷 明抄本

宋范祖禹撰

太史范公文集五十五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范祖禹撰

無爲集十五卷 舊抄本

宋楊傑撰

國家以文教作成海內近二百年主上紹開中興息馬論道者一紀于茲比詔有司修建太學蓋以儒術粉飾治具漸摩士類未始須臾置也無爲在淮右小壘而多名士侍講楊先生名傑

字文公道號無爲子實一時文人公自妙齡擢
巍科以雄文妙賦醕德懿行得名于時中閒立
朝議禮樂因革人尤多之晚年嘗奉使過太山
觀日出于絕頂之上重九日賦詩舉酒於華山
蓮花之峯繼被詔從高麗僧統義天遊前輩以
謂皆以王事而得方外之樂故於畢曇尤造理
窟當時如大丞相王公內翰蘇公悉印可之年
七十而終生平所著文集湮沒未傳於世吁可
惜也歲在重光作噩之冬士彰謬恩假守是邦
服膺侍講公之名舊矣視事之初首詢公文於

縉紳間歲餘搜獲不一公遣辭典麗立意奧妙因刪除其蕪類取其有補於敎化者編次成集將以爲學者標準上佐吾君偃武修文之意不其體歟其詩賦碑記雜文表啟其分爲一十五卷若釋道二家詩文則見諸別集云紹興癸亥歲夏四月左朝議大夫知撫爲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士𤩽謹序

石學士詩集一卷 舊抄本

宋石延年曼卿撰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

於言能者材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
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
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兼聽之由是張弛其
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
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向故
政化顯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
字尤爲古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不入其域耳
國朝祥符中民風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麗
爲勝惟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
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特震奇秀

發益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設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横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闊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曼卿資守軒豁遇事輒詠前後所爲不可計其亡逸而存者纔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爲二冊一日騰予酒作而謂予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爲我序詩乎予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於用而已矣徂徠

石介守道撰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　明刊本

宋文彦博撰

石林葉氏序略曰公平生所為文章上自朝廷典冊至於章奏議論下及詞賦歌詩閑適之辭世猶未盡見兵興以來故家大族多奔走遷徙於是公之集藏於家者散亡無餘其少子維申稍討求追輯猶得二百八十六篇以類篇次為略集二十卷而屬某為序噫公之所謂文者遠矣重德偉度足以鎮服四夷精識遠慮足以錯綜萬務博聞強識足以貫通九流讜論嘉言足

以弼成百度世之區區事其語言以一藝自名者末足以論公也公未嘗有意於爲文而因事輒見操筆立成簡質重厚經緯錯出譬之賁鼓鏞鍾音節疏緩雜然並奏於堂上不害其與嘒嘒簫韶舞百獸而諧八音也昔韓愈論于頔之文曰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江河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頗何足以當之其公之謂歟

呂柟重刊序　嘉靖五年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　元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伊川邵雍堯夫撰

自序曰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惟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

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十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慽則職于怨懟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慽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耶利害能使水有覆載耶二者之間必有

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則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

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多忘去尒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

惡不立凶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爲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而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以畎畝言故

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時有宋治平丙午中

秋日也

濂溪集六卷 明刊本

宋周子撰 前有年表山陽度正撰

王汝憲序 嘉靖十四年

鄱陽先生文集十二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彭汝礪器資撰

南陽集三十卷 舊抄本

宋韓維撰

晦待罪東觀得見元祐亜籐日歷元年二月十

五日侍讀韓維進讀至天禧中有二宮人犯罪法當死眞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又幸汾陰日見一羊自擲于道左怪問之左右對尚食殺其羔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因奏言此特眞宗小善耳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且眞宗自澶淵卻敵之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于此外人皆言陛下仁孝出于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輒違而過之且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

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晦韓
出也外祖宮師在講筵時其傳經啟沃因事輔
導大概如此是年祀明堂加食邑翰林學士蘇
軾當制有曰全德雅量外爲師表忠言嘉謀入
告帷幄望其容貌足以知朝廷之尊聞其風采
足以立貪懦之志嗚呼亦足以見其人矣晦幼
養於外家逮事外祖清爽剛正高潔靜直雖燕
居不妄言笑見者肅然其操履施爲常持天下
之正元祐人物清正剛直必以司馬溫公外祖
爲稱首搢紳士大夫聞其風者攖袂意消天下

莫不仰其盛德至於履道不苟合守正不少屈求退不願富貴不肯撓毫髮以就功名常以帝王之學弼人主而以孔孟之道律後進惜乎雖元祐閒不能久在政府鄉先生鄒浩至完爲潁昌府教授外祖時知潁昌厚遇之至完被召外祖獨爲置酒自說入仕以來出處去就大致終席不及他事自今服膺書紳用爲行己法則故其節操風槪頗似外祖晦從道鄉先生游親聞之宣和六年晦赴省試閒至西京謁留臺舅氏宗質問外祖遺事因出鮮于綽所作行狀晦怪

其脱畧且語迮不得騁舅氏以有所畏避告因求外祖文集欲加論次而文字舛駁不可正是方欲問諸家以綴輯成書俄金賊犯闕外家殲於潁昌羣從散亡書籍灰燼雖鮮于綽行狀亦不復見自渡江來中州衣冠氏族寥落東南士人不知外祖風烈每以悵恨今年表姪孫元龍復得此本于何人家遠寄桂林晦幼失所恃不勝凱風寒泉之思欲效古人為外祖作家傳或墓表銘誌皆不敢因取行狀録本流傳增入外祖諸子及女名位紀次以足其闕文後之君子

得以考焉外氏自忠憲公仁宗時參大政德業
光顯門　始大娶王文正公女生八子當時以
爲皆經緯才故名其里曰高陽第三子絳康公
諡獻肅相仁宗皇帝其第六子縝楚公諡莊敏
相哲宗皇帝外祖第五歷事四朝致身二府以
直道正論訖不相而名德冠天下行狀所紀十
不得一二忠憲公訓飭子弟甚力重以外祖方
嚴清介諸房化之子姪皆表表自立故本朝有
家法者推韓氏云紹興十年七月望日徽猷閣
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知靜江軍府事充廣南西

路經畧安撫使長興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沈晦書

節孝先生集三十卷事實一卷 明刊本

宋徐積撰 前有像讚楚州教廳壁記李邴撰

節孝先生文集山陽舊板燬于兵四世孫坦家藏嘉禾璺本字畫磨舛先後失序夬亭再叨鄉部退食之暇從而訂證編次之他如皇朝名臣之錄東都卓行之傳及先生與門人問答之辭蘇黃諸老往來之帖莫不附見再用板行觀者不待旁搜遠討而瞭然在目矣慨惟高大父待

制撰先生行實之狀曾大父中書跋諸賢詩帖
之編今詩帖之編已失而行實之狀幸存夬亭
無所肖似乃今裒集全書藏諸鄉校以承先志
壽於無窮亦足以見王氏之於先生眞有夙契
云淳祐庚戌冬朝請大夫淮南東路提點刑獄
公事兼淮南東路轉運判官王夬亭序
目後有廸功郎淮安州州學教授翁蒙正景定
甲子孟秋初吉重行編次校正二行
節孝徐先生搢紳推重久矣以文章節行冠于
淮楚與之游者皆名公巨人而先生耳聵仕宦

不顯終學官講聖人之道於是江淮風俗數十年閒稍稍復古名士閒出有致身公卿者由先生化之也萃備員山陽一日我賢太守王直閣歎先生節行雖立而文章泯墜訪之子孫得遺藁數萬言命萃董之鏤板以廣其傳萃視太守屬吏且門生故不得而辭敢不夙夜在公服膺斯文仰副賢守欲托先生之道化斯民於醇厚之域耶凡十旬以畢其事紹興戊辰上元日謹跋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五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

明天順刊本

宋歐陽修撰　每卷末俱有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紹熙二年三月郡人謙益校正兩條

蘇軾居士集序元祐六年

胡柯年譜跋慶元二年

周必大後序

錢溥重刊序天順壬午

彭勗重刊後序天順辛巳

歐陽文粹二十卷明刊本 鄭氏注韓居舊藏

宋陳亮編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

是不違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眞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稚什伯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已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閣而執政大臣賓得以參可否旻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憫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

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
祿利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
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爲大缺
其策學者之辭殷勤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
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
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
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隙而執之神宗皇帝
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
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
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

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
之意蓋見於未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
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剽裂
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
此予嚮之所爲深悲而屢歎也元祐閒始以未
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
公之舊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
於世然其閒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
天下之治大畧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
之盛蓋非獨學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

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是以公之文學者雖私
淑之而未以爲急也故予姑掇其涵於時文
者以與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
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盡將自求之而不可禦
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
是不避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
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
髮之遺而其味雋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
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
哉初吕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

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既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歎然與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相洞蓋治道之本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乾道癸巳九月朔陳亮書

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 舊抄本

宋張方平撰 後附行狀 王鞏撰

蘇軾序

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遺文一卷 元天歷刊本

宋范純仁撰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爰盎司馬長卿之慕藺相如若有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泰山喬嶽景星鳳凰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忠

宣范公言行錄反復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度
賛歎不足於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萬
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如責人責已
功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
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
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元孫中書舍人之釆
見過謂鑰曰忠宣文集未行於世晩而謫居永
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史君圻赴郡以
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舊無序引徑以見委
鑰謹謝之且曰託名不朽豈非晩進之幸豈非

平日之願顧年衰學落何足以與此三辭不獲
則取而伏讀越兩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確
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
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
發爲詞章根抵六經切於論事無一長語而一
出於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
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
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
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眞是似者哉而鎔
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鎭廟謨

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於忠恕得上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閫域非淺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獨人遇有當爲勇決過於賁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見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於不行包含太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一二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刑有所貶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黃門論楊畏彈章而公去相位

宅日哲宗面斥黄門從容爲解黄門謂公爲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差役一事尤不可褧燥心類如此公旣毁明而責知隨州尋竄永州章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救僅免㞃面而謂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爲邪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言此非他人

所及也蔡新州負罪至重公力救之上忤簾中
下違同列賢如劉元城亦以吳處厚爲義存君
親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爲動卒貰其死一時不
以爲快及事之變呂汲公劉忠肅等雖終於貶
所其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　新州於死
之力也汲公輩初竄嶺表郊赦未頒先謂難從
恩宥公齋戒入奏防等年 老疾病何以自存逖
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爲怨讐
以疑似爲訕謗誤國害公罷革可鑒此不惟次
寤泰陵正欲感動子厚輩使之革心而從厚也

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於朝莫欽聖憲肅皇后與徽皇待公而爲政至遣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復迎勞不絕公時在瞀瘵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爲矣嗚呼天乎儻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必能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去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爲蔡所排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繼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

予欲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弦韋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病蚤沒忠宣與二季俱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紹世科寔監簿之元孫范氏之興未艾也四月丁丑朔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四明樓鑰謹序

先忠宣公國論彈事外有文集二十卷未曾板行零陵寔謫居之地僅刊言行錄今史君沈公到闕奏事因過訪語及慨然欲得鋟木尙友前

賢深所敬嘆即以家藏本屬之仍附以國史本傳及李姑溪所述行狀且識歲月于後云嘉定辛未上巳日元姪孫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謹書

忠宣范公昭代之名臣耆德也作爲文章讀之使人起敬起慕然每以未見其全爲恨圻需次零陵己巳仲冬入覲過都得其元姪孫侍講司諫家藏全帙跪受以歸辛未暮春到郡竊惟零陵乃公舊寓之地自元符迄今餘百年邦人尚能言之且堂而思祠而祝圻既得其文不敢秘

因與同志精加訂正命工鋟梓以永其傳嘉定丙申元正日朝散大夫權知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吳興沈圻書于思范堂

覩耦以元祐丞相忠宣范公之文行於世猶桑麻穀粟之於日月也百有餘年猶未盡見今中書舍人公以家藏集屬零陵守刋于郡齋而大參樓公爲之序引示學者以歸宿之地鉅公之惠天下後世渥矣士大夫於出處語嘿之際茍不以忠宣公之心爲心則其見是書也烏得無媿嘉定壬申六月既望承議郎權通判衡州軍

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權永州事廖

覦再拜敬書

昔范宣子嘗問穆叔以何謂死而不朽穆叔對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魯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君子謂之不朽嗚呼士君子一言之善猶足以著後世而貽方來況夫功與德炳炳然在人耳目非專於立言者歟元祐丞相忠宣范公道德事業載在國史出處大節見於國論奏議言行錄學者朝夕斂襟肅容起敬起慕獨其文集世所未見今侍讀修史紫微先生克

紹先烈以其家藏二十卷屬零陵史君鋟板徵
序俾宗道是正譌舛而又得今大參樓公爲序
引以冠篇首天下學者玩繹此書佩服忠恕誠
一之學屬厭正直剴切之論終身誦之皆爲君
子之歸此其用心廣大宏博可爲千百年不朽
之傳矣嘉定壬申六月既望門生從政郎永州
州學教授清源陳宗道再拜謹跋

案此元天歷刊本每頁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字
卷中有季振宜藏書朱文方印季振宜印朱文
大方印滄葦朱文方印

重刊嘉祐集十六卷 明刊本

宋眉山蘇洵撰

張鏜跋 嘉靖壬辰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 明嘉靖刊本 沈學子校

宋王安石撰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藝祖神武定天下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篤尚音律而元獻晏公臻其妙柳仲塗穆伯長首唱古文

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媿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魯直稱爲不朽近歲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而詹子所爲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雄讐正之難自非劉向楊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尚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計爲之何

客曰不然眾蘇不世出天下未嘗廢律劉楊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爲將以備臨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備士夫披閱終無旹矣明牕淨榻承書清風日思誤書自是一適若覽而不覺其誤孫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雖劉楊復生將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爲我志之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黃次山季岑父敘

缺名序 嘉靖二十九年

廣陵先生文集三十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王令撰 外孫吳說編次 前有王逢原墓誌

銘王安石撰 廣陵先生傳門人孫發撰

廣陵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王令撰 外孫吳說編次 前有墓誌銘王安石撰

廣陵先生傳門人孫發撰

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集十五卷內制集十卷附樂語外制集三卷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年譜一卷墓誌銘一卷 明成化刊本

宋蘇軾撰 年譜五羊王宗稷撰

宋贈太師勅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

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
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蓋
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
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
事耳烏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謚文
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
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
衰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

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
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
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
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
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爲矜式信可謂一代文
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維古文章言必己出綴
詞緝句文之蟊賊手扶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
下乃克爲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
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
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

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
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
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乾道九年閏正月
望選德殿書賜蘇嶠

李紹序成化四年

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集十五卷內制集
十卷附樂語外制集三卷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
明嘉靖刊本

宋蘇軾撰　年譜　墓誌銘　本傳

宋贈蘇文忠公太師勅

宋孝宗御製贊并序

李紹序 成化四年

江西布政司重刊義例

宗續集後有嘉靖十三年江西布政司重刊南豐縣學教諭繆宗道校正兩行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

王狀元集諸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三十卷 宋刊本

宋王十朋註

趙夔序曰昔杜預註春秋左傳顏籀註班固漢書時人謂征南祕書為丘明孟堅忠臣又李善

於梁宋之閒開文選學註六十卷流傳於世皆僕所喜而慕之者此註東坡詩集所以作也東坡先生讀書數千萬卷學術文章之妙若太山北斗百世尊仰未易可窺測藩籬況堂奧乎然僕自幼歲誦其詩文手不暫釋其初如涉大海浩無津涯孰辨涵泓涇渭而魚龍異狀莫識其名既窮山海變怪然後了然無有疑者崇甯年閒僕年志於學逮今三十年一句一字推究來歷必欲見其用事之處經史子傳僻書小說圖經碑刻古今詩集本朝故事無所不覽又於道

釋二藏經文亦常遍觀抄節及詢訪耆舊老成
問其一時見聞之事有得既已多矣頃者赴調
京師繼復守官累與小坡叔黨遊從至熟叩其
所未知者叔黨亦能爲僕言之僕既慕先生甚
切精誠感通一日先生野服乘驢若世之所畫
李太白者惠然見訪僕方坐一室中書史環列
起而迎見先生顧僕語曰天下之樂莫大於此
了無它語又一日夢與先生對談因問水仙王
事卽答以茫昧之語殊不可曉不知何意也僕
於此詩分五十門總括殆盡凡偶用古人兩句

用古人一句用古人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二字
用古人上下句中各四字三字一字相對止用
古人意不用字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能造
古人意能造古人不到妙處引一時事一句中
用兩故事疑不用事而是用事疑是用事而不
用事使道經僻事釋經僻事小說僻事碑刻中
事州縣圖經事錯使故事使古人作用字成一
家句法全類古人詩句用事有所不盡引用一
時小話不用故事而句法高勝句法明白而用
意深遠用字或有未穩無一字無來歷點化古

詩拙言間用本朝名人詩句用古人詞中佳句改古人句中借用故事有偏受之故事有參差之語言詩中自有奇對門撰古人名字用古諺詩用經史註中隱事間俗語俚諺詩意物理此其大略也三十年中殫精竭慮僕之心力盡於此書今乃編寫刊行願與學者共之若乃事有遺誤嘗挨傳雅君子補而續之庶俾先生之詩文與左傳漢書文選並傳無窮而僕於杜預顏籀李善三子亦庶幾焉雖然尚有可以言者先生之用事不可謂無心先生之用古人詩句未

必皆有意耳盡胸中之書汪洋浩博下筆之際
不知爲我語耶它人之語也觀者以意逹之可
也
王十朋序曰昔蔡近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
言而君子譏其繁丁子襄註周易一書纔二三
萬言而君子恨其略訓註之學古今所難自非
集衆人之長殆未易得其全體況東坡先生之
英才絕識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
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
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俗之消長與

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為胸中之文不啻如長江大河汪洋閎肆變化萬狀則凡波瀾於一吟一詠之間者詎可以一二人之學而窺其涯涘哉予舊得公詩八註十註而事之載者十未能五故常有窺豹之歎近於暇日捜索諸家之釋衷而一之劉繁剔冗所存者幾百人庶幾於公之詩有光雖然自八而十自十而百固非略矣而亦未敢以繁言蓋以一人而肩烏獲之任則折筋絕髖之不暇一旦而均之百人雖未能舂容乎通

衢張王乎大都而北燕南越亦不難到此則百註之意也若夫必待讀遍天下書然後答盡韓公策則又望諸後人焉

吳氏手跋曰宋王梅溪集百家注東坡詩近所行本皆後人妄行竄亂刪併全本失真與宋商邱所刊施注蘇詩無異觀者每以不能一見宋刻爲恨今夏有書賈持此書抵余家求售適余他出不値而去明日余歸操舟訪之始得之硤石南湖中遂以善直購焉此書楷墨精雅古香襲人真舊本之最佳者爰爲長歌以書其後當

乾隆五十一年夏重午後二日兎床吳騫　男

壽暘書

又曰王梅谿分類蘇詩註二十五卷不及和陶詩迨施元之編年注始合刊之按苕谿漁隱叢話云前乃東坡手自編定後乃後人所編惜乎不載和陶詩然則當時人刊東坡詩多不及和陶詩無足怪也庚溪詩話崇甯大觀間蔡京當國禁蘇軾文詞墨跡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光堯太上皇朝盡復軾官職今上尤愛其文章乾道初梁叔子任掖垣兼講席一日禍直召對

上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命內
侍取以示之乾道末上遂爲軾御製序贊冠其
文集命有司與詩集同刊之

又曰吾友鮑君以文嘗疑百家姓氏中胡銓下
注字邦衡爲後人妄添謂胡銓姓名偶同而寔
非忠簡公予竊以爲不然按注中明有引邦衡
曰者則其爲忠簡無疑鮑君又謂忠簡廬陵人
不應冠苕溪予按書中只以苕溪冠胡仔姓氏
上而胡銓上偶失著廬陵耳如潘大臨大觀皆
黃岡人而列豫章之後徐 臨川人而列臨安

之後此並注家之葬鹵也兎牀記

案此南宋麻沙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九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五字餘詳儀顧堂集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諸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三十卷元刊本

宋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士贈太師謚文忠蘇軾撰王十朋注盧陵須谿劉辰翁批點

王龜齡序

趙夔卿序

案此元刊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目後有龍集丙戌秋月劉安正堂刊木一行卷末有丙戌歲孟冬月安正堂新刊一行

欒城集五十卷欒城後集二十四卷欒城第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 明刊本

宋蘇轍撰

蘇翊跋 淯熙己亥

蘇森跋 開禧丁亥

豫章黃先生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別集二十卷詞一卷簡尺二卷年譜三卷 明嘉靖刊本

宋黄庭堅魯直撰

周季鳳序　嘉靖丁亥

徐岱序　嘉靖丙戌

査仲道跋　嘉靖丁亥

年譜序曰文集之有年譜尚矣先太史詩文徧

天下而年譜獨闕近世惟傳蜀本詩集舊注援

據爲詳第循洪氏所編退聽之舊自元豐戊午

以上無所稽焉觀者病之此固家之子孫不容

不任其責嘗不揆少日過庭粗聞舊事竊嘗有

志於是中間多病廢志十遺七八日復老矣懼

將泯沒蓋嘗編次遺文爲別集二十卷然於編年無所攷證因悉收豫章文集外集別集尺牘遺文家藏舊藁故家所收墨蹟與夫四方碑刻它集議論之所及者旁羅博搜系諸歲月獨恨𤯝生晚距先太史之歿今已百年一時哀次豈敢妄謂無所差舛姑俟博聞君子質而正之昔山房李彤季敵於豫章外集有言雖先生晚年刪去後學安敢棄遺此則𤯝今日掇拾之意其或真蹟既亡別無考證則甯略之尚幾不滋異時之疑至於見聞單淺排纘無敘此則孤陋不

學之罪又奚敢辭歲在屠維協洽月南至諸孫

甾訛序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二十卷 宋刊本

宋天社任淵註

六經所以載道而之後世而詩者止乎禮義道之所存也周詩三百五篇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六篇而已大而天地日星之變小而蟲鳥草木之化嚴而君臣父子別而夫婦男女順而兄弟羣而朋友喜不至瀆怨不至亂諫不至訐怒不至絕此詩之大略也古者登歌清廟會盟諸侯

季子之所觀鄭人之所賦與夫士大夫交接之際未有此而能達者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蓋法之用於世如此周衰官失學廢大雅不作久矣由漢以來詩道浸微陵夷至于晉宋齊梁之間哇淫甚矣曹劉沈謝之詩非不工也如刻繒染縠可施之貴介公子而不可用之黎庶陶淵明韋蘇州之詩寂寞枯槁如叢蘭幽桂可宜於山林而不可置於朝廷之上李太白王摩詰之詩如亂雲敷空寒月照水雖千變萬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郊賈

島之詩酸寒儉陋如蝦蠏蜆蛤一咲　雖明
咽終日而不能飽人惟杜少陵之詩出入古今
衣被天下藹然有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有加
焉宋興二百年文章之盛追還三代而以詩名
世者豫章黄庭堅爲首其後學黄而不至者後
山陳師道無已二百之詩皆本於老杜而不爲
者也其用事深密雜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說檔
永鴻寶之書牢籠漁獵取諸左右後生晚學此
祕未覩者往往苦其難知三江任君子淵博極
羣書尚友古人暇日遂以二家詩爲之註解且

爲原本立意始末以曉學者非若世之箋訓但能標題出處而已也既成以授僕所以言冠其首予嘗患二家詩興高遠讀之有不可曉者得君之解玩味累日如夢而寤如醉而醒如痿人之獲起也豈不快哉雖然論畫者可以形似而捧心者難言聞絃者可以數知而至音者難說天下之理涉於刑名度數者可傳乎其出於刑名度數之表者不可得而傳也昔後山答秦少章云僕之詩豫章之詩也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語僕僕亦不能爲足下道也

嗚呼後山之言殆謂是耶今子淵既以所得於二公者筆之於書矣若乃精微要妙如古所謂味外味者雖使黃陳復生不能以相授子淵尚得而言乎學者宜自得之可也子淵名淵嘗以文藝類試有司爲四川第一蓋今日之國士天下士也紹興鄱陽許尹敘

案此宋季閩中重刊紹興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四字宋諱自惇廓以上皆缺避蓋宋甯宗時刊本許尹序爲山谷後山詩注而作紹興有紀元而無歲月皆坊刻

疏漏之証也

山谷老人刀筆二十卷 明刊本

宋黃庭堅撰

後山先生集二十四卷 明宏治刊本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茶陵陳仁子同甫編校

魏衍記曰先生姓陳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幼好學行其所知慕古作者不爲進取計也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受業于門元豐四年神宗皇帝命曾典史事且謂脩史最難申敕切至曾奏爲其屬朝廷以白

衣難之方復請而以憂去遂寢太學又荐其文行乞爲學錄不就樞密章公惇高其義冀來見特荐于朝而終不一往元祐初翰林學士蘇公軾與侍從列荐乃官之仰教授其鄉未幾除太學博士言事者謂先生嘗謁高詣南都見蘇公爲私遂罷移穎州教授紹聖初又以餘黨罷換江州彭澤令未行丁母憂寓僧舍人不堪其貧暨外除猶不言仕者凡四年左右圖書日以討論爲務蓋其志專欲以文學名後世也元符三年除棣州教授隨除祕書省正字將用矣歿於

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之二十九日年四十九

友人鄒公浩買棺以殮朝廷特賜絹二百匹嘗

與往來者其賻之然後得歸初先生學於曾公

譽望甚偉及見豫章黃公庭堅詩愛不舍手卒

從其學黃亦不讓士或謂先生過之惟自謂不

及也先生既歿其子豐登以全藁授衍曰先公

實知子子爲編次而狀其行衍既狀其行矣親

錄藏於家者今十三年顧未敢當也衍嘗謂唐

韓愈文冠當代其傳門人李漢所編衍從先生

學者七年所得爲多今又受其所遺甲乙丙藁

皆先生親筆合而校之得古律詩四百六十五篇文一百四十篇詩曰五七雜以古律文曰千百不分類衍今離詩爲六卷類文爲十四卷亦皆從舊合二十卷目錄一卷又手書之竊惟先生之文簡重典雅法度謹嚴詩語精妙蓋未嘗無謂而作其志意行事班班見於其中小不遂意則棄去故家之所留者止此昔漢楊雄作太玄法言箴賦如劉歆號知文始敬之後而短毀謂其必傳者桓譚一人而已先生之文蚤見稱於曾蘇二公世人好之者猶以二公故也今賢

士大夫競收藏之則其傳也奚待於衎耶後豈不有得手寫故本以證其誤者則不肖之名因附茲以不朽爲幸焉其闕方求而補諸又有解洪範相表闡微彰書詩話叢談各自爲集云政和五年十月六日謹記

建中靖國辛巳之冬雲别涪翁於荆州翁曰陳無已天下士也其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絡有開有塞至于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其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作詩深得老杜之句法今之詩人

不能當也子有意學問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
雲再拜受教明年春至京賢士大夫出滿相弔
日無已亡矣雲驚歎失聲痛恨無窮泊來彭城
求先生詩文且四年僅見一二最後得昌世所
集凡六百五篇琮璜珩璃貫列大備雲曰幸矣
至寶不獲乃今有獲因記涪翁之語錄以示昌
世自昔名世之士著書立言必賴其徒傳之文
中子講道河汾以續六經房魏之倫皆北面受
業及登廊廟不能顯傳其書卒以泯絕論者至
今惜之昌世先生之高第操行文章雅善先生

之風雖隱約布韋而所立絕人不苟徇合故能
蒐拾遺文成一家之言又序先生出處之大節
其辭蔚然讀之使人凜凜增歎然先生之道必
傳於後世者且世之力也千載之下可以知其
賢矣政和丙申正月甲午元城王雲題

讀後山詩大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
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此詩註所以作
也近時刊本參錯謬誤政和中王雲子飛得後
山門人魏衍親授本編次有序歲月可考今悉
據依略加緒正詩止六卷益以注卷各釐爲上

下作之有謂而存之可傳無惟夫詩之少也衍字昌世作後山集記頗能道其出處今置之篇首後有學者得以覽觀焉天社任淵書

王鴻儒序弘治十二年

何氏手跋曰此卷宏治間刻本送邢居實序脫後半章善序脫前半凡二十行已丑七月得嘉靖以前舊抄對校因爲補寫錢牧齋藉書非得宋刻名抄則云無有負細心讀書者之言如浙之某某輩徒取盈卷帙全不契勘雖可汗牛馬其實謂之無一紙可也焯記

又曰康熙己丑秋日從吳興鬻書人購得舊抄後山集殘本中闕三四五六凡四卷勘校一過改正脫誤處甚多庶幾粗爲可讀而明人錯本誤人真有不如不刻之歎也焯記